

荷 塘 纪 胜

——论孙犁的散文

郭 志 刚

北 京 出 版 社

荷 塘 纪 胜
He tang Ji Sheng
——论孙犁的散文
郭 志 刚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1,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7-200-00027-2/I·13

书号: 10071·613 定价: 1.10元

目 录

引言·····	(1)
一 取信于后代·····	(3)
二 “但愿人间有欢笑”·····	(12)
三 时代的壮歌·····	(21)
四 跨进新的历史时期以后·····	(32)
五 在回忆中发现·····	(45)
六 孙犁散文的音乐基调·····	(58)
七 初春的紫罗兰·····	(68)
八 清风明月·····	(77)
九 高山流水·····	(87)
十 孙犁散文的语言艺术·····	(100)
结语·····	(116)

〔附录一〕

识字班·····	(118)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124)
抗日村长·····	(124)
人民的生活情绪·····	(126)
采蒲台的苇·····	(130)

厂景	(132)
婚俗	(134)
齐满花	(138)
黄鹂	
——病期琐事	(143)
在阜平	
——《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147)
童年漫忆 听说书	(152)
文字生涯	(155)
戏的梦	(161)
乡里旧闻	(171)
度春荒	(171)
木匠的女儿	(173)
菜虎	(177)
根雨叔	(180)
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	(184)
远的怀念	(191)
新年悬旧照	(195)
〔附录二〕	
孙犁简介	(197)
〔附录三〕	
孙犁主要作品集介绍	(198)
〔附录四〕	
孙犁研究文章及论著介绍	(201)

引 言

历史是在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是在人民创造它的日常活动里。那么，做为文学爱好者，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读到这样的历史呢？是在那些正确地感受到生活的脉搏，又能够用准确的语言、优美的形式反映了它的那些作家们的笔下。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仿佛打开了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窗口，又仿佛揭示了通向历史、通向未来的航路，它使我们感到充实、新鲜、振奋、愉悦——是在炎炎夏日之下扑面吹来一阵快意的凉风吗？是在荒漠上行走忽然发现一片翠绿的丛林吗？是在远方的羁旅中谛听来自乡里的音信吗？是久困考场的学子蓦地悟出了正确的答案吗？……是的，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们的作品不只是生活的复述，还包含着他们对于人生的许多真知灼见。当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作家，即令素昧平生，也会与之心神相交的。

孙犁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散文，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在炮火的硝烟中诞生的，是在人民浴血奋战的冀中平原上，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窗口的。英雄的花催绽了艺术的花，孙犁的散文，以短小精当的形式和

婉美中节的调子，为他所经历的那个丰富多采的时代，绘制了新图，谱写了新曲，使二十年代由鲁迅发端，经过朱自清、冰心……这些大家们所开辟的“美文”园地，又得到了新的补充、新的润色。抗战以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孙犁所走的是一条漫长而复杂的路，也是一条耕耘与收获的路。由于他的作品自四十年代后期以来，逐步形成了为人们所承认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荷花淀”风格，故本书题名“荷塘纪胜”。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书来，看看他在自己的散文艺术里，为我们展现了怎样的天地吧。

一 取信于后代

孙犁以卓越的小说家名世，同时也是卓越的散文家。特别在他一九七七年以后的文学生涯中，散文越来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一变化，自然和他的这种认识有关：

我的想法是：在中国，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对待生活，充满热情、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象男女初恋时一样，是执着的，是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我说得可能消极低沉了一些，缺乏热情，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就写不成小说。

.....

我现在经常写一些散文、杂文。我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不需要过多感情，靠理智就可以写成。青年人爱好文学，老年人爱好哲学。①

① 《答吴泰昌问》，见《孙犁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1982年版，下同）第六卷。

这是一个作家答问的话，对话过程中的语言和气氛，总是比较活泼和自由的，所以，不必按照一般理论文字的规格，去咬文嚼字。散文创作是一种事业，当然需要献身的追求精神，而它做为一种艺术，也同样需要旺盛的情感，这是为无数经验（也包括下面我们将要讨论到的作家本人的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但这段话倒是透露了如下重要的消息：一、作家在自己的晚年，已将写作重点转移到散文上来了。据粗略推算，他自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所写的散文总在百篇之上，而其中属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以后写的作品，则差不多占了一半的样子^①。二、由于散文这一体裁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它要求作家更多地直抒胸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更需要理智和哲学，也就是更需要作家从人生阅历中磨砺出来的识见。这一点，正符合我国古典散文理论的思想：

“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②看来，孙犁晚年之重点转向散文写作，不仅向我们提示了他的创作生活的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脉络还吻合着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从而对我们掌握他的散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也是有所帮助的。

^① 按：《孙犁文集》第四卷（即散文卷）截至编集时为止，共收散文79篇，其中写于1965年以前者共计57篇，内《回忆沙可夫同志》一文作于1962年，1978年修改。其余22篇均写于1976年12月以后，再加上近年来所写的，未及收入文集中的作品，当亦在50篇上下（此数尚不包括他于同一时期写的大量具有文学色彩的评论，序跋等等）。

^② 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

如上所说，他的散文，论数量并不算多，但若论起质量来，却不能不说是上乘之作。因为这百十来篇散文，不只奠定了他的散文家的牢固地位，还树立了他的散文的鲜明风格。一位在大学里教过散文的老师，曾把同时代另一位著名的散文作家和孙犁进行了比较。他说，前者的作品虽然也好，但有“造境”之嫌，而孙犁的作品，却表现了“真境”。这个说法是否公允，姑且勿论，但至少是道出了孙犁散文的一部分真精神。

在我国古代，文、史是不分家的，最好的历史著作，也常常是最好的散文作品，它的结合的典范，自然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了。孙犁的散文，在继承这个传统方面，可以说是得其堂奥的；而他所以能够登堂入室，主要的是由于拿到了“真”字这把钥匙。他主张：“散文要眼见为实，文献不要引用太多。不要写成小说，不能虚构太多，不然不能取信于后代。真实为主，处处有根据，不要使后代看了，失之千里。”^①这里，他强调了“实”和“信”，在散文与小说之间，用“真”字划了一道疆界，使散文更多地和历史挂起钩来了。换句话说，在真实性的问题上，他是用史家的手法来写散文的。也正因此，读他的散文，可以增进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知识，可以获得丰富的历史感受；又因为这些散文终究是艺术，所以它们不是事件的缀述或寻绎，而是血肉生活的形象再现。

如果把他的散文里记叙的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

① 《和青年谈游记写作》，见《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

夸张一点儿说，那可以排成一部小小的历史。这部历史，从描述他童年的事情开头，一直到他的晚近岁月，差不多是六十余年的人世沧桑，都在他的散文里有所反映，诸如时局的动荡，社会的嬗替，生活的演变，心灵的历程……万花筒似地纷呈在我们眼前。

看看作家为我们提供的那些不同时期的历史镜头吧：

在《根雨叔》^①里，我们看到在民国初年，一个穷庄稼人（根雨叔）的头脑，却还留在前清王朝：别人剪辫子，他蓄辫子。他也喜欢在每天清早到村北很远的地方去挑水的时候，“咦——咦”地唱着昆曲《藏舟》里的女角唱段，似乎颇“钟情”于自己的生活。但那个时代却毫不见情于他，穷苦的日子把他驱赶到村中一家面坊里，用“脚打罗”（在当时这算是先进的筛面工具）为自己寂苦的生活进行了伴奏，“踢踢跫，踢踢跫，踢跫踢跫踢踢跫……”每当这个时候，在那间充满秽气、挂满蛛网、摇摇欲坠的破棚子里，“他的大辫子摇动着，他的整个身子摇动着，他的浑身上下都落满了面粉。他踏出的这种节奏，有时变化着，有时重复着，伴着飞扬洒落的面粉，伴着拉磨的小毛驴的打嚏喷、撒尿声，伴着根雨叔自得其乐的歌唱，飘到街上来，飘到野外去。”象这种描述，主要是通过对于当时一些具体事物（如辫子、脚打罗、歌声等等）的细腻勾画，不露痕迹地提供了那时农村中某些社会的和心理的图画，是很容易把我们带到当时的历史气氛中去的。根雨叔那有规律的“踢踢跫，踢踢跫”的筛面声，

^① 见《尺泽集·乡里旧闻》。

似乎就反映了一个古老社会的历史节奏；注重写实的作家，一定在这节奏里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脉搏，所以才这样举重若轻地完成了他的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生活画面，在这个画面上，是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历史细节啊。

在《平原的觉醒》^①中，作家以简洁的笔墨，叙述了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上动荡不安的场面：秋季，滹沱河发了水，接着传来了日军攻到保定的消息，每天都有很多难民由北而来，涉水南逃。“就要亡国了吗？”站在堤上观望的农民，以如此朴实而沉痛的兴亡之叹，宣告了一个民族自卫战争的大时代的开始。人民很快地组织起来了！“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作家当年就生活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风暴之中，由于他和这些农民休戚与共、声息相通，所以很自然地把他所感受到的时代情绪带到了这段文字之中，以至于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不免兴起一种雀跃鼓舞之感！在动荡不安的冀中平原上，根雨叔那一代人的生活已经渐渐结束了，在民族自卫战争的暴风雨中，这个平原上的人民，正在接受物质的和精神的革命洗礼，走向新的觉醒、新的进步，而“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也都被召唤到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上，他们将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去创造历史的新局面了。

^① 见《孙犁文集》第四卷。本书所举作者的散文篇名，凡未另外注明出处者，均见该卷。

在《安新看卖席记》中，作家通过白洋淀地区一个集市的场面，叙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当地席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重要变化。他们在人民政府和国营商店的支持下，再也不用担心受到过去那些大席庄的重利盘剥了，他们编织的苇席有了好销路、好价钱，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一事物，似乎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但移到当时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中去看这一事物，却取得了否定旧秩序、建设新生活的本质意义。因为在十年战争中，“我们有了很多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感情”；而在这些新的“关系”和新的“感情”中，正悄悄地孕育着我们未来的新的国家的萌芽。照例，孙犁是以他所固有的朴素的语言，来反映这些变化的，《安新看卖席记》尽管看上去不过是一篇两千余字的十分平常的报导，但却被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正因此，它能够在孙犁的散文序列中，占有着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

在《新生的天津》中，作家用天津的解放宣告了一个历史新纪元的诞生：“一月十五日，只有从这一天开始，人民走在街上，工作在岗位上，才自觉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纪念这个日子的，也包括河北、山东和别的省分来往天津做工的农民，从今以后，他们在这个城市出入，会象在自己的家里出入一样了。”这几行单纯、质朴的文字，真实地传达出了作者的内心感觉。这个感觉，当然也是人民的感觉。自从抗战开始以来，孙犁和人民的队伍一起，长期行进在华北地区的平原和山地；现在，他终于又和人民的队伍一起，进入了这个新生的城市。如果说，他的革命经历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是

一篇文章的话，那么，天津的解放，就正好是这篇文章的一个终结、一个句号；从今以后，无论是他本人的生活，或是人民的解放事业，将要开始一个新的行程了。

《学习》这篇速写，也许是这个行程的开始阶段的一个掠影，“解放带给工人的种种新生活，最明显的就是学习。”作者以一个纱厂热气腾腾的劳动景象为背景，用不多的文字，挥写了这样一幅图画：“在中午，匆忙地吃过母亲送来的饭菜，打轴的青年们，放倒小推车，就围在一堆，演起算术习题来，并没来得及把脸上的汗擦干，把头发和肩头的棉絮掸落。在一个小推车旁边，一个男孩子当着三个女孩子的教员，利用这短短的时间，进行文化补习。一个年岁最小的女孩子抱着工人课本，顺在书桌的边沿上睡熟了，其余的人仍然聚精会神地学习。”可以说，这是一个活泼、热烈而且很富有生活机趣的画面。在我们共和国的生活长卷上，这个画面似乎停留了很长时间，也似乎曾出现在很多地方，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那一批读者，该不会轻易忘记的吧。

在十年内乱期间，作者停止了他的创作活动，但在1979年写的《戏的梦》这篇散文中，却以一种近似“怨而不怒”^①的风格，揭露了十年内乱期间，在文化上以及其它方面所造成的种种荒唐和肃杀的局面。作者指斥林彪等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到我脑子里，是虚伪和罪恶。这种东西太多了，它们排挤、压抑，直至销毁我头脑中固有的，真善美的

^① 准确些说，作者是以一种怒火中烧，却以平静态度出之的笔法来写这篇文章的，

思想和感情。这就象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紧紧扣住当时“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所形成的令人窒息的环境和气氛，作者笔下出现了态度骄矜的女文教书记，尸位素餐的游击队长，趋奉上司的组长和主任，以及那“追求电影场面，采取电影手法，追求大的、五光十色的、大轰大闹、大哭大叫”的戏剧场面……凡有这些，都不难把读者召唤到那个混乱和颠倒的特殊年代中去。

十年内乱终于象一场噩梦似地过去了！在《文字生涯》、《删去的文字》等篇中，作者除继续揭露了这场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外，还以清醒的头脑，多方面地总结了这场内乱的教训。自然，这种总结，经常是以一个作家的 心灵 和 眼睛，通过对于人的观察和思考来进行的。例如，对于一位原来很天真的女同志，会以非常严肃认真的表情，劝他读那些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林彪和江青的语录，作者提出了这样令人深思的问题：“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而对于一位年轻的歌舞演员，能够以和气的态度向他进行“外调”，他竟感受到了这样的道理——也许可以这样说吧：这是他在黑暗的年代，从一个“能够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跳动的心”的女演员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希望之光：“是的，林彪、‘四人帮’伤天害理，事实今天自然已经大明。但在那些年月，我失去自由，处于荆天棘地之中，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昼夜苦思冥想：这

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合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吗？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吗？惶惑迷惘不得其解。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象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恶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这是在十年内乱刚刚过去之后，作家较早发表的反映着他的思考路线的散文。这些散文，具体描叙的事件和场面虽然不多，却以这种冷静的思考精神，曲折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面貌和趋向。

以上，我们就孙犁散文反映时代的历程方面，勾勒了一个简略的轮廓。从这个简略的轮廓里，我们看到，孙犁是一位和他的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的作家。而且，因为他抱定“眼见为实”和“取信于后代”的信念，所以，凡所记述，都没有离开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没有离开他的思想见解。让我们借用一下《沙恭达罗》里那个国王对他喜欢的姑娘说的一句话，就是：黄昏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你走得再远也不会走出我的心。

二 “但愿人间有欢笑”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孙犁是怎样运用自己的生活和修养，去细致地雕塑他的时代大厦的吧。

真正的作家，需要有火热的情感。一位评论者，这样描述了他读孙犁作品的心情：“……你在被它的诗情所陶醉的时候，同时会感受到它的内在的炽热的情感，这股炽热的情感炙烤着你的心，使你感到，那是一堆火，是以一个人的真实情感作燃料燃烧起来的火。”^① 这里是说读者在读孙犁作品时所受到的感动，是事物的“果”。其实，孙犁的作品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那是他在创作过程中，首先用一个作家的火热的情感，去熔化他的生活矿藏的缘故，是他在创作过程中，首先使自己的感情燃烧起来，因而在他的艺术制品中，埋下了使读者燃烧的火种。

一个诚挚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这种情感，往往是十分深厚而持久的，是有强大的创造力的，它有时候甚至于能够生死人而肉白骨，使沉睡了的历史再次复活起来。例如，当孙犁

^① 弋兵：《真与美——读〈方纪散文集序〉》，载1979年5月27日《天津日报》。

用他火热的情怀，去熔化距今已很遥远的生活矿藏的时候，那些大半显得有些古老的人物，便重新以他们所习惯的方式活动起来，由之带动的一幅幅充满过去生活风情的社会风俗画，也就过电影似地旋转起来了。

《童年漫忆》就是作者怀着温暖而强烈的感情，在记忆里复活起来的故乡的图画。在这篇作品中，他描述了幼时在故乡听说书的情景。伴随着作家清新的笔触，我们会看到，在地净场光的农闲季节，农民是怎样如醉如痴地为三个外乡人演唱的《呼家将》所倾倒。这是三弟兄，他们的真正职业，是推着一车羊毛，沿村为即将过冬的老乡擀毡条，说书只是他们兜揽生意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演唱的《呼家将》是那样引人入胜，这种兜揽生意的工作，全让老乡主动代劳了；而三个业余艺人，为了延长做生意的时间，在村里一连住了三四个月，还没有让呼延庆把擂打成——

……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

“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